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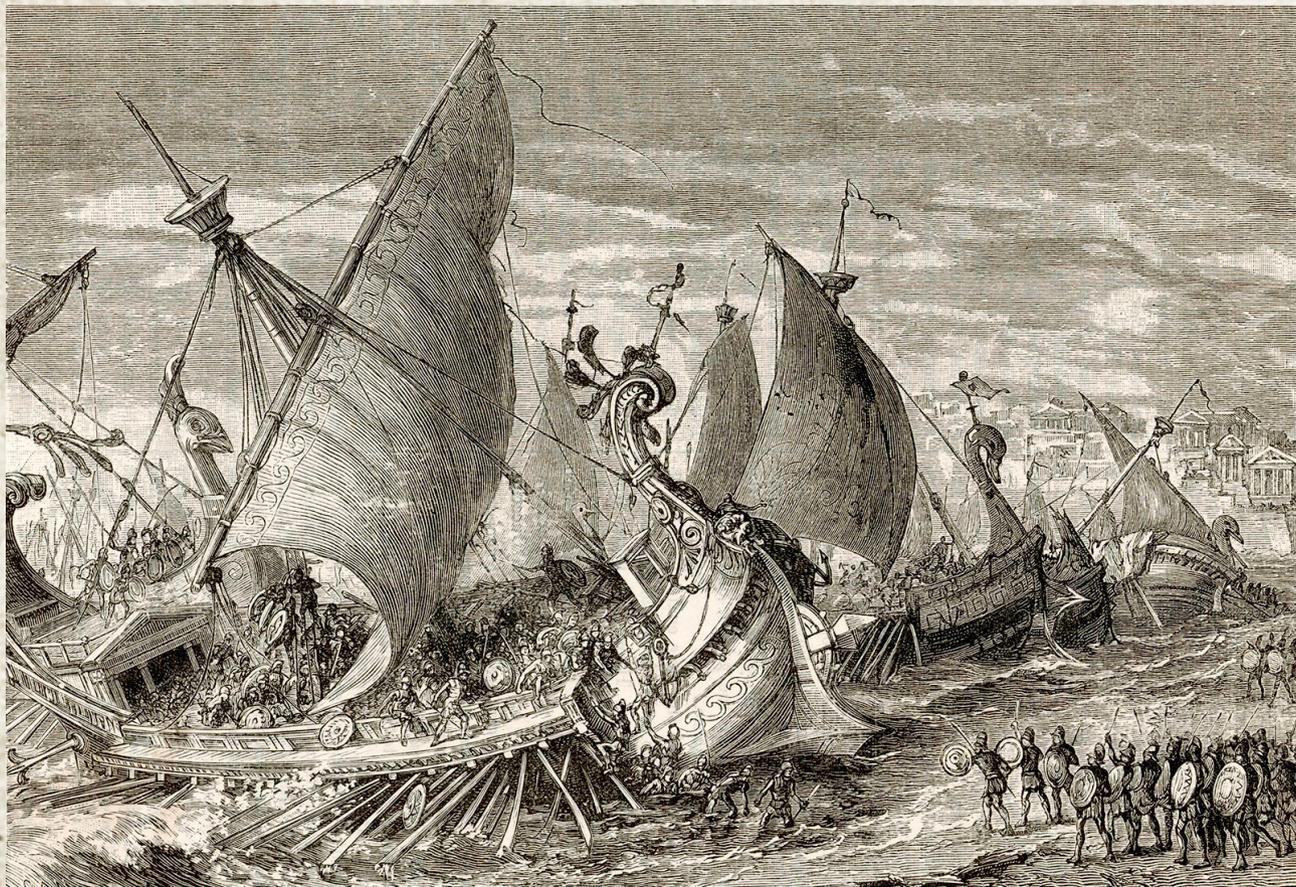
在古希腊，欠债还钱并非天经地义

“梭伦改革”时期，主张有息借贷“无耻”“有罪”或“不自然”，甚至宣称应允许欠债不还，有着某些现实原因——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不可抗力”因素。

文 | 学院胡同观察

在古希腊，一些神庙充当着银行的角色。神圣特殊的地位赋予其较高的信誉，许多城邦存款于此，国家和个人也会对其捐赠。凭借充足的资金，神庙得以对外放贷并收取高额利息。

史学家塞尔格叶夫就指出：“在古希腊的整个历史中，希腊的庙宇尤其是提洛岛的阿波罗大庙，在希腊许多的银行家、企业家、高利贷者中占据首要地位。”当时，在希腊的宗教节日里，神庙的周围出现了商业集市，“这些神庙都积极参加集市活动，它们吸纳存款和进行有息放贷”。有史料



为证，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一块石碑上，刻着神庙不但放贷给私人，还放贷给城市和国家。据载，由神庙经营的大规模金融业务，贷款利率通常高达12%~18%。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原本的小农经济受到商业冲击，大量农民破产、无力还债，只好将土地甚至自身作押，结果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成为高利贷商人的奴隶。据载，债权人有权在债务人门前竖一块债务碑石，将债务人变成“六一农”——他们收入的六分之五须用于还贷，六分之一维持生计。如果一年之后仍不清利息，债权人便有权将“六一农”转变为奴隶，彻底将其降格为自己的私产。

这种现象在公元前7世纪末空前严重，“债碑”在阿提卡地区比比皆是，越来越多的小农处在人格减等的边缘。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危急关头，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权的首席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并开始了“梭伦改革”。他下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拔除“债碑”，禁止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饱受称颂。梭伦还庄严宣布，“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这样一笔勾销、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被视为“解放平民”的英雄之举，却没有人关注那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债权人也失去了抱怨私权受侵的话语权。

当时，主张有息借贷“无耻”“有罪”或“不自然”，甚至公开宣称应允许欠债不还，还有某些现实原因——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不可抗力”。

希腊人向神庙贷款，主要用于航海贸易和对外征战。尽管当时贸易发达，但航海仍然充满风险，失事后无法还贷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遇到风暴和海盗，都将造成重大损失。赫西俄德就曾警告他的兄弟伯尔塞斯千万不要冬天下海，即使春季的航海也“要碰运气，很少逃避得了厄运”。即使未造成直接海损，也可能会因航程耽搁而造成债务逾期。雅典最著名的律师、雄辩家德摩斯提尼就曾参加四起因贷款无法按时清偿引发的诉讼，其中至少两宗都与海难有关。

海盗也是贸易贷款无法清偿的重要原因。在东地中海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已出现专门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团队。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因雅典海上势力的衰落，斯巴达和波斯对爱琴海控制不力，东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再次猖獗。哈隆尼苏斯岛及亚德里亚海成为海盗聚居之地。从德摩斯提尼的诉讼词中，仍能看到海盗活动对海上贸易的巨大威胁。比如，商人吕康在前往利比亚的途中，于阿尔哥斯海湾遭到海盗袭击，在与海盗的搏斗中，吕康身受重伤而亡，其代理的政府商船全军覆没，造成大量贷款无法清偿。这也为未来的海事保险埋下了刚需的种子。

除海难外，战争更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在公元前4世纪内，先后爆发了科林斯战争、同盟战争及反马其顿战争等几次大规模战争。一旦卷入战事，城邦荒废、商业生产停滞，只得借款充填军费，无论胜负都填不上这个无底洞。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雅典的财政收入不到130塔连特，情况最好时也不过只有400塔连特。战争使外邦人和麦特克人外逃，这又使雅典流动资金随之减少，不得不向神庙大额借款。

为了缓释风险，神庙和其他私人银行一样，要求借款的政府提供担保。通常的担保物是不动产或贵重物品，依借贷形式不同，可以区分为土地信贷（以土地为抵押）、城市信贷（以城市房屋为抵押）和海洋信贷（以船舶及其所载货物为抵押）等形式。然而战火一起，土地频繁易主，房屋破损加剧，船舶更是容易沉没在硝烟中。借款到最后往往变成呆账坏账。因此，不少的贷款者面对海损和主权债务，也有着被拖欠的心理预期。克里斯普斯曾说：“如果借给雅典的钱确实随着船舶的沉没而损失殆尽，我们现在不会在这里起诉他，我们还不会无耻到不能承受些许的损失。”

更糟糕的是，很多债务风险来自城邦的商业金融投机。城邦将贷款交给本邦的银行家，由他们投资商业或再次放贷。比如，雅典的银行家帕西翁即掌握着好几家银行，灵活地支配雅典的贷款，为自己和城邦投资谋利。他曾送给雅典1000个盾牌，并自己出资装备五艘三层桨战船。然而，一旦投机失败，则造成城邦国库损失，外债无法清偿。城邦只得和投机商沆瀣一气，能逃就逃，能拖就拖。德摩斯提尼的叔父德莫指责说：“在庇雷埃夫斯（雅典港口）有一群投机奸商，他们狼狈为奸，紧紧抱成一团”——在这里，欠债还钱的铁则和维护债权的律法，没有了用武之处。□